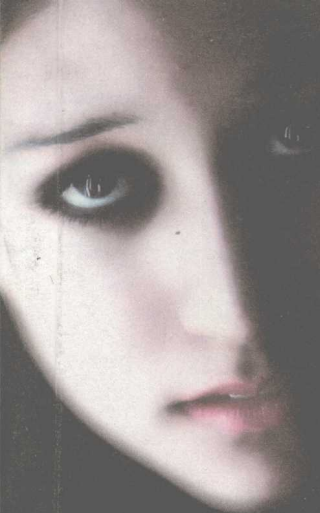




在云贵高原的西南部
生活着古夜郎王族的后裔——布依人
他们生命顽强
浪漫智慧
布依女儿阿哈
如月亮花带来的天赐
似蓝色的水晶照亮人间
她的歌声如同天籁
将我们的灵魂带去远方
在这里或那里的城市夜晚
有不眠的诗人、画家和萨克斯手
他们扇动各自的翅膀
为漂泊的心灵寻找光芒

西 篱 著

夜郎情觞

YE LANG QING SHANG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长篇小说

夜郎情觞

王就是夜郎王，为汉成帝赐姓。

的族人自称布依，汉姓为金，**依**，生命顽强。

南山区，云贵高原，史前的历史，一夜，一夜有十个世纪。

书的黑暗里，只有野狼的眼睛在专注的看。布依人出行，把狼的眼睛当成灯盏，从而辨认出自家的山寨。

在最能寂静和黑暗的季节仰望，但它们无法给予的，它们寂寞与人世的寂寞也不可能彼此温暖。

以，当布依山骤的时光在远方熄灭，山河流泉的时光，带几分羞涩，汨汨流向通元东方。黑色的虚无。虚无的幻象。

山口团团聚集，挤满所有林木空隙，狼嚎此起彼伏，**幽**方悠长，**幽**野久久回旋激荡。越是黑暗的地方，即使是微弱的光芒也无比清晰。布

花，如闪电一般发出簇簇光芒。幼熊的嘶叫较轻，但往往十分悠长。

……亿万生物沉默静听，并在它们大小、深浅不一的心灵之井里，荡漾出遥远而弱的痛楚忧伤。

的原始森林?或是来源于大地的深处?它们在寂寞漫长的岁

在疼痛里，了解「这亿万沉默的生物，

在大山里，让所有被雨水滋润的流浪灵魂，渗透了黑夜一般的忧伤。

他们一登上岸，在无边无际的大森林里歌唱，在水边歌唱，在季节轮换的时辰歌唱，

死，相依入土歎，一切野樹、庄稼、生物皆懂。

布依人坚信自己的先

金、富庶的帝王、寒舍都具、金名付以没有错。

不尽的甜 潮水散尽之后 留下松软的土是甜而腐化发酵而成的，所以甜而松软，弥漫的气息象南方的发糕一样有着

们的眼睛经过悉心换位才从巨幅上

酒肉生涯 那些微小的痛苦早已习惯了 早已习惯了

聘請 亦得委用 魚山崖甲公溝泉水之王五 飲水

子由绿变黄后的爆裂 欣赏而找趣 啊 原来和厚 6254

渐变得饱满，酝酿着酒一般的香气。高而白在左，矮而圆在右，像一对恋人，相依相偎。矮而圆像一位丰腴的妇人，高而白像一位清瘦的男子。他们相依相偎，仿佛在诉说着什么。高而白像一位清瘦的男子，矮而圆像一位丰腴的妇人。他们相依相偎，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原 早安 湖水 早安 森林 森林甲 森林乙

飞鸟和云朵的倩影，光影稳定下来，微弱的

竹却开始了他沉默内省的一生。他随竹生长。

體的美人不能有任何邪佞的高貴氣象。夜郎王若

一百二十五个寨子依附。一百二十五个寨子依附。

他的寨子前面广阔翠绿的高原湖自古以来就叫“合格”，秋冬还在不结冰的入湖中，其中鱼虾最丰富，是鄂西有名的渔场。

为流经琅王后阿哈美丽的花房，人们叫它地毡花房。直到今天，直到今天，花房是三座高阁的旧址。无论何时，只要有人来到这里，

人也把森林里的月亮花叫作阿哈，因为在老一辈人的传说中，每到月圆的夜晚，那月亮花就开成了女人

林里走动，她的裙裾在荆棘中发出西西簌簌的声音，神秘、清幽而幽婉。

儿们都按捺不住激动起来。阿哈是仙女，

郢王的妻子和女儿；

是一朵花，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國·廣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郎情殇

西篱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5360 - 4978 - 9

I. 夜... II. 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5281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欧阴衡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赵焜森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5 1 插页

字 数 250,000 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作者介绍

西篱本名周西篱，曾在《花溪》杂志任编辑多年，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广东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曾经出版诗集《谁在窗外》、《西篱的梦歌》、《西篱香》等，散文集《迷惘的女性》，随笔《与人同居的猫》，长篇小说《造梦女人》、《东方极限主义或皮鞋尖尖》等十多种。著有电影剧本《苹果园》、《我不是坏小孩》，音乐剧《南天雷神》等。

E-mail: xili2321@sina.com

个人博客: <http://xili2321.blogcn.com>

内容介绍

在云贵高原的西南部，生活着古夜郎王族的后裔——布依人，他们生命顽强，浪漫智慧。布依女儿阿哈，如月亮花带来的天赐，似蓝色的水晶照亮人间。她的歌声如同天籁，将我们的灵魂带去远方。

在这里或那里的城市夜晚，有不眠的诗人、画家和萨克斯手，他们扇动各自的翅膀，为漂泊的心灵寻找光芒。

夜色涌动幻想也蛰伏罪恶与阴谋，高楼驻留人生的温暖，也繁衍异化和孤独。人与人相遇是生活的恩赐，人与人相爱是心灵的依傍。所有的地方都只是一个地方，所有的脸孔都只是一张脸孔，惟有梦幻生生不息，歌声绵延不绝。歌唱吧，让我们歌唱，重拾零落的诗章，也将那些美丽的背影遥望。

无数的生活已经收网，无数的生活，正在蓬蓬勃勃地展开。传奇的故事，美丽的故事，忧伤的故事，在岁月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生命在故事中成长或凋零，生命惦记梦想，渴望阳光。

所以，让我们歌唱吧，在半空里，在人群的头上或无人的地方，以我们弱小的心灵，以梦想的力量，歌唱！



目录

第一章

- | | |
|------------|----------|
| 1. 夜郎/1 | 2. 颜如卿/6 |
| 3. 阿哈/15 | 4. 伶俐/27 |
| 5. 竹王送子/33 | |

第二章

- | | |
|-------------|---------------|
| 1. 忧郁的颜色/37 | 2. 马车从郊外驶来/46 |
| 3. 旋转酒吧/53 | 4. 天籁/62 |

第三章

- | | |
|----------|------------|
| 1. 受伤/71 | 2. 红豆相思/79 |
| 3. 逃跑/87 | 4. 篝火/95 |

第四章

- | | |
|-----------------|------------|
| 1. 闪电,你劈我吧!/102 | 2. 火宫殿/111 |
| 3. 花房姑娘/117 | 4. 槐花香/122 |
| 5. 河水泛出腥味/129 | |

第五章

- | | |
|-----------------|---------------|
| 1. 黑夜的花朵/137 | 2. 麦黄的舞蹈/146 |
| 3. 查白歌节/152 | 4. 马在梦中飞翔/161 |
| 5. 红色花的紫色液汁/167 | |

第六章

- | | |
|--------------|--------------|
| 1. 玻璃和网络/173 | 2. 金腰带/182 |
| 3. 柔桑和黑雪/188 | 4. 白日的祈祷/196 |

第七章

- | | |
|-------------|---------------|
| 1. 东篱香/205 | 2. 生命中的生命/215 |
| 3. 草丛产子/222 | 4. 可娃/232 |

第八章

- | | |
|---------------|-----------------|
| 1. 失子惊疯/241 | 2. 城市光芒把梦照亮/250 |
| 3. 抚摸这种音乐/256 | 4. 午后幻象/264 |
| 5. 夜歌魅影/270 | |

第九章

- | | |
|----------------|----------------|
| 1. 美女和美女相遇/276 | 2. 飞机从头顶飞过/283 |
| 3. 从黄昏到黄昏/291 | 4. 灵魂异象/300 |
| 5. 倪小姐/308 | |

第十章

- | | |
|-------------|---------------|
| 1. 昼伏夜醒/315 | 2. 美人鱼/322 |
| 3. 台风前夜/329 | 4. 伊布都的夜晚/335 |

第十一章

- | | |
|-----------------|--------------|
| 1. 月亮花/343 | 2. 当我需要你/350 |
| 3. 王子有一天会到来/357 | 4. 稻草人再见/365 |

第十二章

- | | |
|----------------------------------|------------------|
| 1. 迷途重返/372 | 2. 十二层天 十二层海/379 |
| 3. 颜如卿的欢乐时光/385 | |
| 4. 大结局：一些人的生活刚刚开始，另一些人的却已经结束/390 | |

第一章

1. 夜郎

《后汉书》、《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为姓。

竹王就是夜郎王，为汉成帝赐封。他的族人自称布依，汉姓为金，秉性沉默，生命顽强。

西南山区，云贵高原，史前的历史尤如寂夜，一夜有十个世纪那么漫长。

那样的黑暗里，只有野狼幽绿的眼睛在专注地看。布依人如果夜行，会将狼的眼睛当成灯盏，从而辨认出自己的村寨。

狼群在最最寂静和黑暗的季节彻夜睁着眼，但它们无法将自己的所见诉诸世间，它们的寂寞与人世的寂寞也不可能彼此温暖。所以，当布依山寨的灯光在远方熄灭，山涧流泉的方向更加清晰，带几分雀跃，带几分羞涩，汨汨流向遥远东方。黑色的虚无、虚无的幻象，在山凹间团团聚集，挤满所有林木的缝隙，狼嚎此起彼伏，凄厉悠长，在山野久久回旋激荡。

越是黑暗的地方，即使是微弱的光芒也无比清晰。布依人看见黑夜里从森林到山坳布满绿荧荧的眼睛，狼嚎如裂帛如岩石撞击爆发出火花，如闪电一般发出簇簇光芒。幼狼的嚎叫较轻，但

往往十分悠长，像藤蔓植物新生的触须将小树苗缠紧，又像黑夜里的丝线愈扯愈韧。彼时，亿万生物沉默静听，并在它们大小、深浅不一的心灵之井里，荡漾出渐远渐弱的痛楚忧伤。这亿万生物在夜的各处呼吸，它们那共同的痛楚，是不是来源于没有路途和方向的原始森林？或是来源于大地的深处？它们在寂寞漫长的岁月里将这痛楚传达给人类，赤脚的布依人从他们脚心贴紧大地时产生的电击一般的疼痛里，了解了这亿万沉默的生物，它们在生死轮回里已经等待了十个世纪，但还是不能言说。就是这无法言说的痛苦，在大山里，让所有被雨水喂饱的流浪灵魂，渗透了黑夜一般的忧伤。

只有歌唱，才能够得到解脱，得到释放，所以，山里的布依人热爱歌唱，他们在悬崖上，在无边无际的大森林里歌唱，在水边歌唱，在季节轮换的时辰歌唱，在和祖先沟通、灵魂呼唤着灵魂的时候歌唱。歌声旋律，是自然界共同的声音和灵魂，布依人的歌，一切野树、庄稼、生物都懂，布依人用歌声和它们说话，倾诉亘古衷肠。在这恒远的自然里，土地、河流与森林、星空互相猜测，动物和植物按照它们的方式互相交流沟通。布依人坚信自己的先祖寄生于竹，随竹漂流，所以，漫山遍野的竹是布依人的亲戚，是这个寂寞又顽强的民族不出声的兄弟。漫山遍野的竹在地底聆听、向高空询问，它担负了创造奇迹的使命。

高原的春天，寒冷潮湿，金色的阳光在岩石上乍现又转瞬消失。森林里的土地是落叶腐化发酵而成的，所以格外的松软，弥漫的气息像南方的发糕一样有着丝丝不尽的甜。潮气散尽之后，肥沃松软的土地在三月末，在时令的催促下发出了劈劈啪啪的声音——

劈劈、啪啪，劈啪、劈啪，真是好听啊，大地原来是有声音的。人们的耳膜曾经被季节轮换仪式的巨响震动，那遥远的声音，比如说雷鸣，比如说松涛，滚过天边后在山野、在高原峡谷久久回荡，在他们的梦乡久久回荡。当人们清醒过来，那些微小的声音开始引人注意，开始令他们惊喜。高原的凌晨是青色的，随着晨光的注入开始变蓝，变得鹅黄，变得透明，像山崖里沁满泉水

的玉石一般冰凉。劈劈、啪啪，劈啪、劈啪，这些密集的声音，就像虫子弹动它们的长腿，像豆子由绿变黄后的爆裂，欣喜而快捷。啊，原来那是竹的诞生！

黎明时分，森林里冒出了香甜的蘑菇和大大小小的竹笋，月亮花蓝色的蓓蕾已经形成，正逐渐变得饱满，酝酿着酒一般的香气。高原向东的地方，密林深处，布依山寨古老的花房里，各种花草的香气氤氲回旋，等待被鹅黄色的朝霞照亮的那一刹。

早安！高原！早安！湖水！早安！森林！

森林里蘑菇和竹笋生长的声音噼啪作响，初生的竹伸展着它新鲜的肢体。鲜活明丽的时光再次展开，等待飞鸟和云朵的踪影。光影稳定下来，微涩酸酸甜甜的野浆果气息弥漫开来，布依人的身影出现在屋檐下和山路上田地间。森林里，蘑菇满足于她的圆润柔软和芳香，竹却开始了他沉默内省的一生。

他随竹生长，随水漂流，被勤劳美丽的民女哺育。

他高大英武，高鼻纵目，貌似青藏高原与四川交接地的羌人，但肤色不同，紫色脸膛的羌人不能有他那样的高贵气象。

夜郎王获赐封之前，就已经居住金竹大寨，寨外有广阔的高原湖和来自山间森林的鲜活溪流蜿蜒缭绕，四周一百二十五个寨子依附。一百二十五个寨子之外，夜郎王的马蹄声响彻天边，他的威力雄霸西南。

夜郎王称他的妻子为阿哈，就是仙女的意思。他的女儿，也叫阿哈。他的寨子前面广阔碧绿的高原湖自古以来就叫阿哈湖，百千条溪流不舍昼夜汇入湖中，其中最鲜活最美丽的，是那来自高山森林的一条碧绿的溪水，它因为流经夜郎王后阿哈美丽的花房，人们就叫它花溪。直到今天，直到永远，花溪是云贵高原的明珠，无论历史翻到多么久远的页码，它永远新鲜如初。

布依人也把森林里的月亮花叫作阿哈，因为在老一辈人的传说中，每到月明的夜晚，那月亮花就变成了女人，在森林里走动，她的裙裾在荆棘中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神秘、清脆而畅快，夜虫儿们都按捺不住激动起来。

阿哈是仙女，是夜郎王的妻子和女儿；阿哈是一朵花，一朵天上的花，高原森林里的月亮花。月亮花生长在森林最黑暗的地方，据说只有一株，在森林里与阿哈王后相遇，被阿哈王后带回了她的花房。那是人们向往的地方，布依人会把成长中的孩子抱到山冈上去，让他们看看那神秘的花房，如果是月明的夜晚，花房里会充盈着蓝色的荧光。任何见过月亮花的人一定会获得天赐。月亮花，它有蓝色的花瓣和蓝色的种子，布依人把那种子叫“可娃”，它成熟后的纹理如同一张小小的孩子的脸孔，在黑暗里又如同水晶，在旷远的寂夜里光芒闪亮，驱虫逐邪。

王后阿哈，当然是第一个看见月亮花并获得天赐的女子，她是布依人的女神。她会骑高头大马在高原上驰骋千里，她动人的嗓音能唤来森林里的走兽飞禽。美丽的羽毛绑在箭梢，山里的甘泉浸润心田，阿哈的光芒从天上来到云贵高原，恰似夜郎王头上灿烂的银饰，又似八月十五悬崖上的月亮。

阿哈在哪里？在遥遥遥远的天边，花溪的源头，夜郎王的故乡，阿哈湖如同蓝色的水晶点缀在云贵高原上，湖水冬暖夏凉，清冽甘甜，凡旅途劳顿、衰弱迷茫之人饮过，顿觉心明眼亮。一年四季，湖面烟波浩淼，四周山峦苍茫。远眺天边，群山绵延起伏；近望湖畔，身著五彩衣的布依乡民在田间地头四季劳作，长发的牧羊姑娘唱着她永不会完结的情歌——

月亮花，蓝色的月亮花，
慢慢爬到岩上，
春天，春天也没有它快啊！
月亮花，蓝色的月亮花，
慢慢爬到树上，
蓝色的可娃发出了光芒。
总有人来寨子里询问
姑娘们出嫁的日子，
姑娘说要等她，
把月亮花一朵一朵

绣到衣裙上……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掠湖投林的飞鸟转瞬即逝，袅袅升空的炊烟缄默沉思。每到落日熔金，水天一色，天地一片橘红。



2. 颜如卿

颜如卿心里十分厌恶别人叫他“青年画家”。但他们对自己应该有个什么样的称谓，他一时还没想好。这是一个矛盾，一个他与众人之间一时难以解决的矛盾。他希望他们尊重自己，但如何尊重，也是值得揣摩的，他还不是七老八十的人。他希望他们对他有呵护爱惜，但在他看来又没有几个人是他自己所喜欢的，他就算暂时混迹于他们当中，也永远不会在他们当中消失！这些人哪，都俗得很，浑浊得很。

他才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前，颜如卿的人生像一杯温开水，没有什么味道，也算洁净透明。二十五年如一日很快完成，恰如一杯水倒进口，咕咚咕咚就吞进了胃里，饥渴的时候会平息焦躁、获得满足，如果不饥不渴，这水就可有可无，喝它也不过是习惯使然了。而颜如卿多半是不饥不渴的，端起水杯，往往是惯性行为。很多时候，他懵懵懂懂地想，想自己这前半生，好像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没有什么渴求。有一个梦倒是反反复复的做，从他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开始了——他梦见自己在一片森林里行走，森林里有大路，洁净宽敞，纤尘不染，他不用担心迷路。森林里的树干净又整齐、高大结实，斑斓的树身仿佛用刷子洗过一样。奇怪的是，森林里那么干净，没有任何尘埃，没有人影，动物飞鸟的影子也没有，他每次都怀疑这不是真正的森林，或许只是美国人做的动画，《怪物史莱克》里的那种，天空是水彩的，山和树木的轮廓都是圆润的，石头也仿佛是柔软的，而自己只是动画里动作变化了但表情

还没有跟上的动画人。于是他使劲跺脚，看能不能有感觉，确实是没有感觉的；他又拍自己的脸，还是没感觉；他又去摘一片树叶放进嘴里嚼，还是没感觉！想喊，喊不出，森林里也不会有人应。森林里甚至没有空气，他感觉不到空气的流动，因此他相信即使自己发出了声音，也没有气息可以将他的声音传送出去。这下，他相信自己只是个动画人了，自己的嘴虽然会张合，但要靠字幕和配音，别人才明白他说什么，而且，他是不会有表情的，所以也无法真实的表达自己。这么一着急，渴望离开森林的愿望就帮助了他，他飞起来了！原来他还是有意念并且可以依靠意念获得成功的。他看到自己来到了城市。确切的说，他是到了城市的上空。他在陌生的高楼顶上，一直在那些高楼顶上徘徊，俯瞰高楼峡谷里如细带的街道，但就是找不到下去的梯子，他下不去，一阵阵绝望弥漫在心中。小时候，他曾经到过一栋高楼的顶上玩耍，发现在地上看去那么尖细的楼，原来也有一个宽敞的顶面，上面有蓄水池和仿佛蓄积了几亿年的尘埃，真是乏味得很。姐姐颜如玉就在楼下，她在四处找他，他叫她她却听不见。那会儿他真是绝望，想着如果天黑了还下不去的话，他就准备跳下去。他并没有感到害怕，他想，那可能只是一个瞬间，也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瞬间或者过程中，他一定是在飞翔！

在这个反复做的梦里，他从一个屋顶到另一个屋顶，包括城市里最高的中信广场的顶上他也去了。一个人呆在这空中，他始终感到孤独和绝望。他低头看那街道上怡然行走的人们，多数人应该是熟识的。他仔细看着，觉得每个人都既熟悉又陌生，他们表情木然，听不见任何声音，他大声的呼唤他们竟然一点也听不见，仿佛他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街面上一片喧哗，城市的声音像巨大的河流的涌动，波涛低沉、有力，永不休止，而他所在的高楼顶空中虚无、寂静，空气稀薄……

这个梦过去是每隔三两年做一次，后来就常做，有时候竟然是每个星期都做。每次做了这样的梦，他都会有好多天寡言少语，浑身无力。

颜如卿是南方广东人。他们向来不喜欢和别人交心或向别人

求教，因为他们多数是自信自得的。他们从小就很会照顾自己，吃东西啊，生活起居啊，都十分的小心细腻，讲究食物搭配，药膳、养生，吃什么做什么不同时辰也大有区别，决不乱套。他们密切留意来自自己身体的所有感觉信息，及时作出应对——夏天饮凉茶，冬天吃枸杞，熬夜了就用西洋参泡水喝，肝火旺就用溪黄草。不像西南地区的云贵人，对自己的身体毫无了解，生活粗糙，百无禁忌，情绪化，个性张扬，恶病藏身也浑然不觉，常常只要朋友相聚就豪情百倍地狂饮白酒。

他的生活习惯，对他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他几乎不与同学、同行交流，只默默地做自己的事。早在学生时代学习油画的过程中，他就固执地摒弃临摹和照抄，更痛恨画相片，令希望很快看到教学成果的指导教师十分恼火。而且，别的同学画美人就钻研画美人，画白桦树就一心画白桦树。他似乎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画得最好的是什么，又有什么是自己可以一直画下去直到画出风格画出名声的。如果画人物，他当然是写实的，但他想知道他笔下的人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东西；如果是画风景，他也还是写实的，但他想，自己和这景色得亲近，得有感情，那样他才能够下笔……他嘴上不说，心里痛恨那些模仿导师的人和总暗示学生模仿自己的导师，他颜如卿，还是想有一定的独创性，在自己的作品中有自己的存在，总想自己慢慢摸索，出一点自己的东西。

说到风景，他有些微妙的想法。在他看来，有些风景是女性的，而有些风景又是男性的。他喜爱那种柔和明丽、绿草茵茵的风景，他感到自己可以与那样的风景融合，渴望在那样的风景里彻底的解放自己——比方说，除掉身上一切累赘的东西，衣服、鞋袜，以及……

这种想法是一阵阵按捺不住的冲动，犹如多年前他的第一次手淫，有了第一次就总要做下去，无法克制，直到他大病一场之后才总算将那事忘记。看见绿草茵茵的风景，产生这冲动的时候，因为怕别人知道，自我抑制令他白皙的脸一阵潮红。

颜如卿南人北相，肤白骨嫩，脸颊红润，虽然戴一副金丝眼镜，脸上却常常是幼儿园大班班长的表情，让一帮子吃辣椒喝烈

酒、粗糙又放荡不羁的贵州男人觉得好笑有趣。骨子里，颜如卿最清楚自己的双重性：他既是个琐碎脆弱的男人，也是一个浪漫虚幻的艺术家，精神和肉体常常处于分离拉锯状态，肉体向下而精神向上，向上的力量往往偏弱，肉体的份量却十足，容易下坠，坠入俗尘。有时候他会完全受环境的影响不能自持，迅速“下坠”。而更多的时候，由于自己感受方面的迟钝，对俗尘世界又缺少客观全面的认知，结果就会无意识地做出些极端事情。比如他中央美院毕业后本来可以回到广州美院当教师，但他选择了去云贵市文联的书画院。在他的老家澄海，他的老母亲就常常唠叨：“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人行与嫁郎，都是人生至关重要的选择。而关系今后人生的最重要的选择，恐怕还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选择在什么地方生活。他就那么毫无理性地，把自己送去了贵州。那书画院，也还只是规划而已，并没有真的建起来。他广东的同学觉得不可理喻，他自己也感到有些疯狂有些荒唐——完全是一瞬间的想法，真如诗人柔桑写的那样：“将一生投于一瞬”。

将一生投于一瞬，是一个大的冲动，一种特殊的激情，是来自生命的狂热，是自己的理性还来不及分析的价值选择。这一瞬，改变命运，影响一生。他的那一瞬，不是别的，是源自某个贵州籍女子打量他的眼神。

大四的时候，同学们普遍都在和外界、和导师联络，准备找工作、考研究生，但颜如卿却被一个人体模特儿迷惑了。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了解她的历史，不知道她从哪里来。

就像酒注入酒杯，斟酒的那只陌生的手就在眼前晃来晃去，但我们永远记不住。

她的出现最平常不过。虽然每次在她出现之前大家都在等待，但不是等待她，而是等待完成这桩事情，还有些应付得不耐烦。都快毕业了，能否留在北京已经引发了普遍的焦虑症，此外还有恋爱的事情、读研究生的事情、去外面挣钱的事情……谁还安心大半天面对个没有一点人味儿的人体模特儿？

上课的电子铃声一响，她就迈着轻捷的长腿跨了进来，颜如

卿看着她小麦色的紧实优美的小腿，突然就想到秋天南方果园里的蚱蜢，就是这样修长的腿，就是这样的颜色，这样闪动一下就转移了地方，混入干草丛中不见。

她不像别的模特儿出场时故意磨磨蹭蹭，观察一下男学生们的反应，寻机送一个秋波，然后再换衣服什么的，总让人画不够时间。她从来都是准时到场，披一件巨大的蜡染披风。那披风很有气势，给人带来异族的神秘感。披风打开，她那线条绝美的胴体就像迎风垂落的丝绸一般滑落到她固定的位置上。

长时间地，她保持着静物特有的停止凝固状态。但是她的眼睛无法停止和凝固，那里不但有光亮有水波流动，还有一些神秘是他一时不能解读的。那双眼睛总是半睁半闭，如果灯光正好从上往下打，她就如同午时的猫，两只眼睛皆成翠绿的竖线，仿佛已经枕着时光入眠。

模特儿当然是不能睡着的。她会突然不经意地将大家看上一眼，这是不能动弹的模特唯一流露自我的地方，每个画家都冷漠待之。但就这一眼扰乱了颜如卿，只要她的眼睛扫到他身上，他就发颤。

这个模特儿和别的模特儿是不一样，她的肤色和身体结构不仅仅是一种女性符号，还散发出野性和健康的气息。她的眼睛是茫然和虚幻的，不是T台和歌舞场流行的那种烟视媚行，而是仿佛一直沉醉在梦中，这让她显得温柔而孱弱。她的嘴角总会轻轻抽动，有些忧伤，也是复杂性格的象征。

休息的时候，她裹好自己的身体，站在窗前朝外凝望。

和别的模特儿一样，她很快就消失了。

颜如卿到处打听，也只知道她来自贵州，是布依族。

他到处找她。

他去过798工厂，以及那些模特儿会出现的所有酒吧和秀场，但再没看见过她。

他相信她一定是回了家乡。

就这么着，颜如卿毕业的时候坚决要求到贵州工作，尽管他对贵州一无所知。潜意识里，他以为到了贵州就可以看到她，她